

「焦慮」的焦慮

現在似乎是一個「焦慮」無處不在的時代。日常所見所聞，字裏行間、話裏話外，各種焦慮如影隨形：髮量焦慮、容貌焦慮，連法令紋都有自己的專屬焦慮；糖也焦慮、油也焦慮、水果也焦慮；學歷焦慮、年齡焦慮、婚姻焦慮，「總有一款適合你」。

憂天的那位「杞人」，若穿越到現在，也要甘拜下風。仰望天空，滿天星斗，每一顆都是內捲、起跑線、「定時炸彈」。新概念層出不窮，「碳水臉」、「A4腰」，「縣城瑜伽褲」、「雞娃」、「小鎮做题家」，「剩女」、「三十五歲天花板」……商家瞅準了這一點，絞盡腦汁地包裝炒作，販賣焦慮，目的當然是收割流量，兜售課程、代餐、防曬口罩、婚介網站。

一些本來適當注意就可以處理的事情，都被推到了極端化的程度。洗臉的時候，看見法令紋，焦慮。稱體重，多了半斤，焦慮。放油用滴管，吃米飯要用電子秤來量，餐桌好似實驗台。碗裏的一粒米，落到胃裏彷彿一座山。飯後還要扎針測血糖。喝口水都得糾結是喝涼白開還是礦泉水，前者可能「寒濕」，後者可能「微塑料」。周身包裹得嚴嚴實實，決不能讓臉上、手上哪怕一毫米皮膚，直接與陽光接觸。到頭來，反而影響了營養均衡和身體健康。

更古怪的還在後頭：焦慮久了，人竟然會捨不得它。對於有些人來說，「焦慮」本身越來越成了某種「刚需」，如同一根指揮棒、一種填充物。有了一種焦慮，接着千方百計去了解焦慮、破解焦慮，塞進時間的縫隙裏，似乎生活反而充實了一些。否則，無所事事，渾身不自在，陷入了「沒有焦慮」的焦慮。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或是某種「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瓜園

蓬山
逢周三、四、五見報

喬托的「O」

今天提起法國作家夏爾·佩羅（Charles Perrault, 1628–1703），人們想到的也許是《小紅帽》、《睡美人》和《藍鬍子》。可是十七世紀末的法國人更知道，他是「藝術古今之爭」中最敢向古人挑戰的人之一。

一六八八年，佩羅出版《古今平行論》第一卷。書中，佩羅不否認古人的偉大，卻堅決反對人們因為一件作品古老，便自動相信它比較優秀。在序言中，他甚至說，對祖先原本合理的敬意，一旦過度，便成了「迷信」，像偶像崇拜。

到了《論三種視覺藝術的第二對話》一章，這場爭論進入「繪畫」。佩羅提問：如果繪畫的知識能夠累積，那麼為什麼最好的畫一定出現在最早的年代？

佩羅把繪畫分成三種能力。第一種，是準確再現事物。畫家要掌握輪廓與色彩，至少讓觀者一眼看出：「這是一匹馬」、「這是一棵樹」；第二種，是表現人的激情。面孔、姿態和動作，不只告訴我們人物正在做什麼，也讓我們看見他的恐懼、悲傷、驚訝與欲望；第三種，也是佩羅最重視的：構圖。光暗如何分配，人物如何彼此安排，遠近如何建立，色彩如何隨空間退後，一部分又如何共同形成一個完整秩序。

佩羅因此說，三種繪畫的能力打動了人的三個部分：「感官、心、理性。」而這也解釋了他為什麼對某些流傳已久的繪畫奇跡不太客氣。

舉例，他重述喬托（Giotto）的著名故事。據傳有人要考驗畫家的本領，喬托卻沒有送上一幅精心完成的作品，只拿起筆，一筆畫出一個幾乎像用圓規畫成的「O」。這個「O」後來成為技藝純熟的象徵。可是佩羅問：那又怎樣？

佩羅說自己聽聞有一名修士，同樣可以一筆畫出完美的圓，甚至準確點出圓心，但那沒有使修士成為畫家。相反，普桑年老以後手開始顫抖，落筆不再精準，卻能畫出極致的作品。

在佩羅眼中，藝術的成熟，不只是由「畫得像」或「手很準」證明，而是讓無數局部互相聯繫，使一幅畫逐漸成為一個不能隨意拆散、又可打動「感官、心、理性」的整體。



普通讀者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老婆餅裏有老婆嗎？答案是不多。朋友圈裏有朋友嗎？答案是不多。當然，這要看你如何定義「朋友」，如果點讚之交也算朋友，那朋友圈裏的朋友還是不少的；如果有過一次互動，就可以算，那更多了，再把單向發過一次微信也算上，更是朋友遍圖。

斯賓格勒說過，文明有如生命體，都有花開花謝的周期。互聯網帶來的新應用新事物，似乎也是一樣。我手機裏幾乎所有微信群，無不是轟轟烈烈建立，熱熱鬧鬧幾天，冷冷清

吃飯，是我們生活中的日常。而戰爭大概是距離我們最遙遠的事，它存在於那些遙遠的國度，存在於電視新聞和手機屏幕裏。

文牧野導演的電影《歡迎來龍餐館》，偏偏把這兩件事情聯繫在了一起。

電影講的是沈騰飾演的廚師徐福，為了還債遠赴中東，在當地一家中餐館打工的故事。他原本只想好好做生意、賺錢回家，卻碰上戰爭爆發。中餐館突然變成了戰火中的避難所，他也從一個只想自保的小人物，慢慢變成了願意保護別人的人。

大衛·羅拔·米切爾自編自導的電影《末世橡樹街》，描述伊雲，麥葵格和安妮，夏菲維飾演的普拉特夫婦一家居住的橡樹街社區，竟然在風雨交加的一夕間，穿越到恐龍統治地球的遙遠過去。細小脆弱的人類，頓時成了那些兇猛龐然大物的點心。子彈如搔癢，攻不破牠們鎧甲一般的銅皮鐵骨。面對壓倒性和毀滅性的力量，普拉特夫婦跟一對子女，只能在不再熟悉的家園裏絕境逃生，直到無意間發現回到現代的傳送門，才似乎重現曙光。



「電子牌照」讓養犬更文明

在成都養狗也要上「電子牌照」了。新修訂的《成都市養犬管理條例》本月已正式施行，目前成都部分限養區開始試點發放實體犬隻標識牌。犬牌上印有二維碼，掃一掃就能看到犬隻照片、品種、暱稱以及犬主聯繫方式等信息。這張小小的大牌，意義遠不只是「管理」。

辦理其實並不複雜。成都有居民介紹，線上登記不到十分鐘，審核通過後到派出所核驗即可領牌，現場辦理最快約三分鐘。對養犬人來說，付出的時間並不算多，換來的卻是一份實實在在的安全感。

最直接的好處之一，是找回走失的寵物。

養狗的人最怕什麼？大概就是一開門、一轉身，陪伴多年的狗狗突然不見了。傳統尋狗往往只能靠朋友圈、社區群和張貼尋狗啟事，碰上好心人撿到，雙方卻未必能及時聯繫。有了二維碼犬牌，撿到狗的人只要掃一下，就能獲得聯繫犬

清收場。我說「幾乎」，是因為有幾個群，一直維繫着活力，因為它們的成員是家人或密友。原來，只有那些不依賴於網絡的關係，才能在網絡上維持生命力，這話怎麼聽都像個悖論，卻似乎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朋友圈也是如此，一開始使用時，恨不得把一天二十四小時，事無巨細全都搬上去，也像貪吃蛇似的翻閱着別人晒出的生活，殷勤地點讚，認真地評論。漸漸就失去興趣，甚至棄「圈」不顧。這並非見異思遷，實在是我們的心力無法接納和消化這潑

看完電影，我有點驕傲。世界電影裏，反戰從來不是一個陌生的題材。《舒特拉的名單》、《西西里的美麗傳說》，不同國家、不同年代，都曾經用自己的方式書寫着戰爭的殘酷。而今天，中國的世界級反戰電影又多了一部。我們的反戰電影不是坦克、飛機和炮火，而是龍抬頭、大盤雞、麻婆豆腐，是一桌色香味俱全的中國菜。

真好，文牧野果然沒有讓人失望。自從《我不是藥神》之後，他又一次用一個小人物，把一個很大的命題拍得立體動人。在「龍餐館」的世

同為恐龍題材，觀眾大概會聯想到《侏羅紀公園》系列、《侏羅紀世界》系列、《翻生侏羅館》系列等作品，我卻想起漫畫作品《漂流教室》。在一次突如其來的大爆炸後，一間小學連同主人公在內的逾八百名師生，時空漂移到一個危機四伏的未來世界，到處荒漠一片，還有可怖怪物出沒，師生陸續精神失常、歇斯底里，甚至自相殘殺，倖存者一個接一個倒下來。最終能否脫險，關鍵在於主人公跟母親的跨時空連結。

香港故宮館「古埃及文明大展——埃及博物館珍藏」自開幕以來，參觀人次持續上升。展覽匯集二百五十件來自埃及最高文物委員會轄下七間博物館的頂級珍品，橫跨近五千年歷史，是香港近年規模最大的古埃及文明盛會。如今展期進入最後倒數，在眾多展品中，矗立於「圖坦卡門的世界」單元中央的圖坦卡門巨像（附圖），尤為值得細看。

這尊高逾二點八米、重約二千七百公斤的石英岩巨像，是傳奇法老圖坦卡門在埃及的唯一巨型石像，其品質和稀有性皆可媲美二〇二五年底開幕的大埃及博物館藏品。圖坦卡門九歲繼位，十

主的途徑，讓「狗找主人」這件事少走很多彎路。

更重要的是，它讓養犬責任變得更加清晰。犬隻傷人、擾民、亂跑，過去有時很難迅速找到飼養者。

如今犬隻與犬主的信息建立對應關係，誰家的狗、誰應該負責，不再只是口頭說明。成都新規也要求建立養犬管理電子檔案，記錄犬隻基本信息、免疫情況以及登記、變更等信息。

這其實是一種很有價值的城市治理思路：不是只靠處罰去管寵物，而是先讓每一隻寵物都有身份，讓每一位飼養者都知道自己需要承擔責任。給狗一張「電子身份證」，其實也是給養犬人的責任貼上一個清晰的標籤。



萌宠集

煒仔
逢周五見報

沒有朋友的朋友圈？

天的信息量。

面對群消息提醒和朋友圈更新的紅點，我常畏手畏腳，不僅產生不了動動手指點一下的欲望，甚至有某種說不出的害怕。此時的我想起了神話故事裏那個貪婪的傢伙，從神仙那裏獲得點石成金的手指後四處亂點，最後被金子淹沒喪命。是啊，再好的東西，只要過載，就成了累贅。說到底，人是一種有限存在，互聯網再一次讓我們認識到了這一點。

不過，話說回來。朋友圈畢竟提供了社交新方式，讓我們與他人以及

界中，很難找到一個完整、徹底、可以讓觀眾把所有仇恨都集中到他身上的反派。也許正因為戰爭發生在一個用電影台詞說是「外國人打外國人」的地方，我們才能真正站在一個相對置身事外的位置，看清交戰雙方的恐懼、仇恨和傷痛從何而來。

於是，電影裏每一個死亡，似乎只是「人」的死亡，不是敵人陣亡之後的大仇得報，不是勝利者的歡呼雀躍，而是一個人沒了，一個家庭崩塌了。

我想，這才是反戰真正的起點。電影裏有一句話尤其讓我印象深

《末世橡樹街》片名雖有「末世」二字，但橡樹街時空漂移之境，是距今億萬年前的年輕地球，所謂末世，充其量只是影響一班橡樹街居民而已；而《漂流教室》的未來世界，卻是人類已演變成單眼怪物的世界末日，殘酷真相，是人類污染、破壞環境所致，有警世意味。

《末世橡樹街》巧妙地把恐龍素材結家庭冒險，一家人共同面對危難，手牽手一起逃避恐龍的尖牙利爪，同時逐漸化解一直藏起來的心結，更團結更親愛；恐龍在人類社區

圖坦卡門巨像

八歲驟逝，一生充滿謎團。他在位期間推翻父親阿肯那頓的一神宗教改革，帶領埃及回歸傳統多神信仰。巨像以寫實風格塑造這位少年法老優雅莊重的形象，讓觀眾得以一睹這位傳奇法老風采。

這尊巨像引人入勝之處，在於其身上承載的權力更迭密碼。圖坦卡門去世後，繼任者刻意抹去其統治痕跡——巨像腰帶扣上的王名圈，先後被宰相阿伊及軍事統帥哈倫海布挪用，成為王朝權力交替的無聲見證。展覽更特以立體光雕投影及數碼色彩重建技術，重現巨像當年的華麗原貌。

站在磚屋門前，我有點茫然，一時不知身處哪個時空。面前是建成超過一百年的祖屋，上世紀曾祖父一家原本在裏面開開心心的生活，兒子溫文儒雅，兒媳開朗颯爽。其長孫天生喜歡學習，在村裏的私塾上學，連拍照也手執書本，年紀輕輕已腰肢挺拔、俊秀成熟。其弟則完全相反，性格活潑好動，拍家庭照時硬要踏着三輪車，好不威風。然而因戰亂影響，大夥兒決定扶老攜幼，離鄉背井踏上前往香港之途。

曾祖父將遺下的祖屋交給同鄉的親人寄住。隨着時代轉變，他們的後人開枝散葉，生活不斷改善，祖屋最終也人去樓空。然而它的建材優質，竟歷百年而不倒，也因鄉里定時進內看管走動，所以即使表面滿室風霜，卻仍如原來主人的家風一樣，堅韌守正，昂然挺立。來到筆者這一代，故鄉只屬長輩言談間的往事，神秘又陌生。一直以來，只有我已屆九十三歲的父親多年前曾回鄉一趟，並偶爾聯繫鄉

世界多了一種聯繫渠道，使一切人與一切人之間「遙遠的相似性」有了相遇的可能。而更多樣的感受，不論是歡欣還是落寞，都將從中生長出來，使我們的內心更加豐富和強大。老婆餅裏沒有老婆，但它的故事傳遞着夫妻情誼；朋友圈裏朋友不多，卻為我們的生活敞開了多個新的窗口。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刻。美國軍官質問徐福：「製造恐怖襲擊的是你的合夥人，被殺的是你的朋友，你還覺得戰爭和你沒有關係嗎？」戰爭從來都不是和我們沒有關係。我們只是很幸運，生活在一個和平的國度裏，幸運到可以把戰爭當成屏幕上的新聞，可以坐下來好好吃飯。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五見報

裏暴走肆虐，也構成奇妙錯置。該片以上世紀八十年代作為背景，以即影即有菲林相機拍照、戴有線耳筒聽隨身聽、到圖書館找參考書、在電話亭撥電話等畫面，都掀起復古情懷。說起來，不只侏羅紀翻生，菲林相機、有線耳筒也有翻生之勢，潮流還是過氣只是時代定義。



雜果實治

羽羊

逢周五見報

作為今次展覽最重要的文物之一，這尊巨像不僅是古埃及雕刻藝術的巔峰之作，亦是一段權力、記憶與歷史交織的立體史書。

「古埃及文明大展」展期至本月三十一日，現已進入最後倒數。博物館周末延長開放至晚上八時。欲親睹這尊傳奇巨像真容的讀者，可把握最後參觀時段。



館藏擷英

間雅

逢周五見報

親。萬料不到，最近竟收到故鄉土地需要重新登記資料的通知，因此我代年邁的父親還鄉。如今，那如民間傳奇場景的祖屋，竟就離我一步之遙。

跨過門檻的那刻，我像走進了時光隧道，眼前陳舊的布置漸漸變得顏色鮮明。廳堂有小孩朗讀詩詞的聲音，廚房有傭人在忙着燒柴煮飯，一臉嚴肅的曾祖父則坐在酸枝木椅上跟鄉親閒聊。祖屋的樓底很高，抬望只見瓦樑至今仍如百年前般整齊堅固。我慢慢環看四周，祖先的牌位、牆上的雕刻、木製的門框紛紛向我證明父親所說的家族往事，也讓我終於感覺到自己跟這間仍留守新會的祖屋之間，有着深遠綿延且緊緊相連的關係。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